



诗词

相见欢·巢湖游(外二首)

邹玲

微云淡淡飞空，
暖融融。
新柳青烟湖岸、小风中。
春花绽，
莺语乱，
趣无穷。
凭阁远峰渺渺、水朦朦。

沁园春·寿县赋

人杰星驰，雄关傲立，寿春瑞昌。
望淮河南畔，渔耕丰美，
八公山下，瓜果飘香。
巷陌街头，佳肴豆腐，美味淮南牛肉汤。
堪吟处，叹奇才佳话，往事愁肠。

四都十郡沧桑，念岁月、匆匆流水长。
有楚君东进，春申珠履，
汉王问道，鸿烈华章。
孔庙松风，芍陂波漾，宋祖南塘救驾香。
千秋尽，看中华圆梦，今岁流芳。

采桑子·感怀

时光流转垂杨缕。
岭上人家，
陌上桃花，
犹有梨花带雨斜。
浓情年少凌云志。
梦里韶华，
梦醒天涯，
留取幽思立晚霞。

颂两弹元勋邓稼先(新韵)

赵静

江淮翘楚盛名传，两弹元勋邓稼先。
隐姓埋名经数载，逾沙铁漠克千关。
蘑菇云朵惊天起，科技光华映日斓。
圆梦强国承伟志，同心戮力谱新篇。

赞教育家陶行知

陈国庆

卅年兴教举旗旌，耿耿丹心碧血情。
理念创新人为本，知行合一自兼程。
乡村师范当先立，民众书堂继珍生。
履险临危无所惧，吾徒师表向春荣。

游杏花村

魏元贤

杏花灼灼映春晖，邀逸诗村出翠微。

百米长廊青史载，千年古井酒垆依。
青莲馆里留芳迹，怀杜轩中度舞游。
借问牧童今复在，相迎倒屣但歌飞。

登天柱山二题

詹红卫

飞来奇石踞云端，洞谷林泉紫气闲。
不畏山阶千级陡，登峰造极着清欢。
山谷流泉林蔼掩，摩崖石刻曜千年。
荆公鲁直东坡老，挥墨题诗古雅篇。

银杏树二题

郭萍

银杏庭前叶叶黄，纷如蝴蝶逐飞扬。
忆怀树下牵儿戏，此寄他乡永乐康。
银杏繁荫映月辉，花香叶馥袭人衣。
芳邻翁媪亭台坐，山寿村头笑语飞。

亲情

鞋事

李云斌

孙子的鞋才穿几个月就嫌小，我伸脚试试一下相差不多，喜滋滋地告诉他，留给我穿。他的鞋比我的鞋档次高，没有破，丢掉觉得很可惜。

在他这个年龄段，除了寒冷的冬天，我下床基本上都赤脚。放鸭、放鹅、放牛，房前、屋后、草田无所不往，练就一双铁脚板。地面凹凸不平，走路磕磕碰碰习以为常，严重时能将脚趾甲踢翻或折断，弄得脚趾头经常血肉模糊，至今仍有两脚趾甲畸形，都是那时候留下的后遗症。

上学时捡哥哥们的旧鞋穿，只要鞋底没有洞穿，鞋帮破了自己动手补，接着继续穿。技术完全得益偷师皮匠马师傅。马师傅四十多岁，皮肤黝黑，在附近工厂旁边的自由市场摆个固定修鞋摊点，常年为厂里的职工和家属修鞋。家里自留地种的菜和鸡下的蛋都是我拿到市场上。将要卖的东西放在马师傅的摊点旁边，没事时瞅着他补鞋，久而久之无师自通。

自备一只钩锥，从捡来的废毛皮手套上剪一块大小适中的皮做补丁，依样紧贴在破洞处。用钩锥连着鞋帮钻通，将粗棉线折起挂在钩上轻轻往回拉，将棉线顺带过，里外用力拉紧。开始不小心常会扎手，慢慢也就熟能生巧，补得熨帖平整。不但会补自己鞋，还能帮家里其他人补。穿带补疤的鞋，丝毫不感到难为情，有鞋穿总比赤脚好。

恢复高考当年我是幸运儿。刚进校，学校很多基础设施还赶不上趟，二十多男生临时挤住一间大教室。睡我上铺的是一位老三届高中毕业生，上学前是某厂办子弟学校老师，连续几晚上完自习，全宿舍人安静地躺在床上听他讲一本外国小说。有一个晚上，大家正听得津津有味，忽然有人惊呼：“谁的鞋，这么臭？”没人提，大家也就没在意，经提醒，有几位同学吸溜着鼻子跟着附和。

我心里清楚，上学时姐姐帮我买了一双新球鞋。白天活动量大，脚容易出汗，新鞋透气性差，脱后散发脚汗臭。大家刚走到一起，不熟悉，碍于面子，我佯装不知道。有人仍在喋喋不休，上铺的同学佯装咳嗽两声，戛然而止。正听到精彩处，突然被打断，纷纷指责带头叫唤的同学，他只好止住。接着又七嘴八舌要求我上铺的同学继续往下讲。其实，上铺的同学清楚臭味来源。上床之前他对我投来一瞥善意的微笑，将我鞋轻轻踢到床下。那两声咳嗽实际是替我打掩护，免得我陷于尴尬。第二天晚上，洗过脚，我自觉地将鞋放到教室外。



季节

去华阳河看鸟

段佩明

滔滔长江来到安徽，在宿松县境内开了个小差，随手撒下一串明净珠子，然后才浩浩汤汤向东奔流。这串珠子就是由龙感湖、大官湖、黄湖、泊湖组成的华阳河湖泊群，即成语“不越雷池一步”的出典之处古雷水的一部分。这里是一片美丽又神奇的湿地，每年秋冬之际，数十万只鸟儿如期而归，给这片土地增添了无限生机与活力。

一只白鹭，白得耀眼，舞动翅膀腾空而起，两条腿如飞机的起落架，悠然收起，在空中划出一道优美的弧线，轻柔地落在不远处的鹭群中间，呱呱鸣叫，不知道在说些什么。湖边的风，有了些许兵气，数十只白鹭聚集在浅滩，有单腿独立者，有双脚落地者，有昏昏假寐者，有梳理羽毛者，有环顾左右者。那只白鹭的到来，并没有引起鹭群的骚动，大家若无其事，各自安好。

野鸭偏安一隅，泰然自若地觅食，吃饱了相互嬉戏，一有风吹草动，扑棱着短而小的翅膀贴着水面疾驰，躲进附近的芦苇丛藏起来，或者一个猛子扎下去，潜到很远的地方才浮出水面。它们警觉地四处张望，倘若警情解除，就大摇大摆地游弋，觉得不安全，继续隐藏起来。野鸭凭着敏锐的感知和经验判断形势，应对潜在的敌人。

循着鸟鸣，我回到家乡，踏上华阳河湿地，观湖光山色，看万鸟翔集。成群结队的天鹅、大雁、白鹤、东方白鹳、白琵鹭、苍鹭像云朵从天边飘来，飘入水中，飘入芦苇荡里。白鹤聚集在一起，像一幅白色的绸缎铺陈水际，它们不断地变换队形，开启觅食的大美时光。吃饱了的大雁，凫在水里，不再叫唤，而是把头埋在羽翼里，偶尔抬头观望一番，亮一嗓子，惊扰一湖清梦。白

琵鹭散落在湖滩上，白花花一片，一个个悠闲自在，它们有的在大吃朵颐，有的晒着翅膀，有的你啄我一下我啄你一口。我悄悄靠近它们，欲近距离观察，结果还是被发现了，白琵鹭群起而飞，顿时，天空呈现一大片白。

阳光照在湖面上，像撒下一层闪闪发光的碎金。白天鹅伸长脖子，像举止优雅的绅士，不紧不慢、悠哉游哉地在湖里游弋，偶尔把头深入水里觅食，出水时颈项优雅一甩，无比潇洒。黑天鹅嘎嘎叫着，从天空俯冲降落，到快要接近水面时，张开翅膀，形成阻力伞，同时脚蹼前伸，推着湖水滑行，一时间溅起水花朵朵。水花里，黑天鹅稳住身体，随波而漾，嘴里鸣叫不断，像是宣告降落成功。美丽的华阳河上游，岸线蜿蜒，湾汊众多，背风朝阳，是鸟儿越冬的好地方。这些天鹅真有眼光，选在这里过冬，这里曾是当年陶渊明“阻风于楫林”的地方。

绚丽的晚霞铺满天空，和着数不清翩翩飞舞的鸟儿倒映于水里，美轮美奂。身边的游人愈来愈多，其中不乏持“长枪短炮”的摄影爱好者，他们或半蹲，或站立，或俯卧，用镜头捕捉精彩的瞬间。我不失时机地举起手机，对着湖中飞鸟拍摄，竟有艄公撑一叶扁舟闯入画面。人鸟同框，给画面增添了几许“人与自然和谐”的美妙意境。

记忆

萝卜赋

赵柒斤

腌咸菜、做香菜、晒萝卜丝的高潮已至，小区因数位农村老人的“屈居”，晴好日子，便见嵌在楼群间的小公园里晒蔫的白菜与萝卜丝齐飞。一位正在切萝卜丝大娘说，“冬吃萝卜夏吃姜，不用医生开药方啊。”萝卜青菜才是乡下人真正的岁寒之友，随儿子进城顺便带了过来。

把萝卜青菜上升为“岁寒之友”，也就不懂“风花雪月”的乡下老人才如此“不识抬举”。不过，依实用主义原则，萝卜青菜确实比松、梅、竹更有情怀。

花开两朵，单表萝卜。萝卜是我国最古老的蔬菜品种之一，距今已有2000多年的历史，《诗经·邶风·谷风》有“采葑采菲，无以下体”的记载，《尔雅·释草》曰：“菲，笏，又称薺菜。”东晋著名训诂学家郭璞注释云：“菲草，生下湿地，似芜菁，华紫赤色，可食。”萝卜又名“菜菔”“土酥”，云贵高原一带还称萝卜为“诸葛菜”，传说诸葛亮南征时在山中所种，以济军粮。

萝卜之名首次现于宋代。“谁知南岳老，解作东坡羹。中有芦菔根，尚含晓露清。”“密壤深根蒂，风霜已饱经。如何纯白质，近蒂染微青。”“茅柴酒与人情好，萝卜羹和野味长。”大文豪苏轼及刘子翥、陈著等宋代文人纷纷对它点赞。明代医学家李时珍《本草纲目》对萝卜更是赞不绝口：“可生可熟，可菹可酱，可豉可醋，可糖可腊，可饭，乃蔬中之最有利者。”清代文学家、美食家李渔《闲情偶寄》称，生萝卜切丝作小菜，伴以醋及他物，用之下粥最宜。近代著名画家吴昌硕、张大千、齐白石的“萝卜”栩栩如生。进诗入画让大路货的萝卜脱凡入圣，充满生动性、艺术性、趣味性。

前人之于萝卜，无论红萝卜、白萝卜，还是长萝卜、圆萝卜；无论脆而甘者，还是坚而辣者，都极为称道。我小时候就没分清萝卜究竟是水果还是蔬菜，因为无论怎么吃都行，生吃、熟吃、作羹、制汤，加糖加醋，加盐加酱，和面作馅，杂煮鱼肉，几乎无所不能，委实有那么一点蝙蝠的特性，仿佛既非甲又非乙，又好像就是甲是乙。反正觉得它具备海纳百川的胸怀。

吃萝卜对人有利益亦无可争议。但冬天吃“萝卜”可御寒却是母亲生前所说。“萝卜青菜保平安”，传统饮食上的“金科玉律”在未识字前，母亲曾不厌其烦地灌输于我。母亲当初不遗余力地传授这些养生“至理名言”，目的非常明确，那便是往后每餐萝卜当家，我们不得抗议。幼时，几乎每年的冬季，我家饭桌上一日三餐都可见萝卜的身影。或清炒萝卜丝，或水煮萝卜片，或腌萝卜条。然而，尽管母亲厨艺较高，却也无法在缺油少肉的岁月里，让偏爱沾油粘腥的萝卜等散发出诱人的芬香。有时，望见屋外的冰凌，母亲便“哄”我们：“多吃些萝卜，上学就不冷了。”肚饱抗寒体验过，但“萝卜暖身”是不是母亲的“发明”就不得而知。至今也记不起当年在母亲的“监督”下是怎样吞下那些萝卜的，反正绝没有食齐白石、丰子恺等大师画中萝卜的雅兴，故而每次见到萝卜便“心戚戚焉”……